

“山寨建筑”是一种文化迷失

杨耕身



今日论语

抄袭不叫抄袭,叫致敬,这是最近学来的。以此观之,遍布神州大地的山寨建筑,大抵称得上是对全世界的“致敬”。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座高仿的狮身人面像,遭到埃及文物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投诉,称施工方未获得埃及方面的许可而建造复制品,触犯了国际公约。媒体梳理发现,近年来,“复制”国内外地标性建筑的“取巧”建筑层出不穷,从国内的天安门、故宫、天坛到“大本钟”、埃菲尔铁塔、伦敦塔桥、悉尼歌剧院、白金汉宫等世界著名建筑,你都可以在中国的

大地上寻找到与它们相似的“孪生兄弟”,以致有国外记者嘲讽道:“在中国一下午,逛遍巴黎、威尼斯。”

埃及文物部门较了一回真,让我们看到“山寨”的另一层尴尬,即它可能面临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指控。假如继续较真下去,我真怀疑那些遍布神州大地的山寨建筑,有几座是取得了复制许可的,有几座是不构成侵权的。没有一种剥夺是无错的,是可以被容忍的。因此我赞同朱大可先生谈论山寨产品时的一个说法:“山寨”从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知识侵权行为。在这种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还潜藏着“后发国家”的历史性怨恨。但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怨恨不能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险的

状态。建筑业同样如此。

即便没构成知识产权侵权,随便模仿也不合适。山寨建筑大量出现,也是当下建筑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缺乏文化自信与认同感的表现,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与现实文化的苍白感,因此恰恰是国内一些地方建筑文化浮躁与迷失的证据。如果总是选择向他人致敬,如果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与风格,其结果除了在越来越浮躁中迷失自己之外,还能有什么格调与特色可言?

从建筑质量,到建筑风格,从山寨版建筑,到平均30年的建筑寿命,无疑都是建筑文化迷失的种种表现,我们也不难看到它们背后涌动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乃至形象工程思维等因素。据悉,山寨世界

著名建筑中较多的竟然是一些政府办公场所或公共场所,其中还以美国白宫出镜率为最高。有一个例子是南京建筑设计专家黄伟康曾质疑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作品为何“大失水准”,结果学生倾诉苦衷,“甲方非要改成那样子”。长官意志一旦介入到建筑中来,不仅是对建筑设计的逾越、对建筑规律的背叛,也开启并助长了建筑领域的乱象。

迷失在自己建成的工程中,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梁思成先生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的。所以,它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现在看来,如何通过尊重建筑规律,来使民族思想和艺术真正发挥作用,才是更强烈更重要的事情。



新民随笔

纪念日

董纯蕾

今天是上海解放65周年纪念日,也是母校复旦109岁生日。不过,在国际日的日历上,今天是一片空白。在五月,要找出和今天一样和任何一个国际日都不沾边的日子,还真不多。

昨天是“向人体条件挑战世界日”,后天是“国际维和人员日”。这个月还有“国际博物馆日”“世界无烟日”“国际护士节”“世界家庭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防治哮喘日”等等一大堆国际日。

一个在药企工作的朋友,曾送我一本在日历上标明和疾病有关的国际日的记事本。渐渐地,这日历也不够用了,五花八门的国际日何其之多,再加上和日期谐音有关的各种纪念日,大概还真找不出哪本日历能包罗万象的。

更糟糕的是,这日那日地过了这么多年,竟有不少日是至今连名字都报不齐的。比如,刚过去的“向人体条件挑战世界日”。请允许我现学现卖一下刚在网络百科里查到的来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为了提高全人类的自身条件和应对各种灾害的能力,确定将每年5月26日定为“向人体条件挑战世界日”。

即便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国际博物馆日”,有多少人是通过当天排队凑一次免费开放的热闹便罢了、一年中剩下的364天里都不会想起去博物馆转转,来完成对这个日子的纪念的呢?殊不知,有不少博物馆本就日常免费开放;更无从体会,安安静静地发现博物之美的乐趣。

记忆有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就好像每年今日,在上海、在复旦的档案馆里总能整理出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珍档,在上海人、在校友们的记忆里,这个日子总是新鲜的。然而,关于国际日的记忆,又在哪里?当每一个原本平凡的日子都成为某种纪念日后,你还能记得多少,又能想出多少种有意义的纪念方式?设立某个日子纪念某个人、某件事、某种问题的初衷,自然是好的。但如果去年、今年、明年甚至以后好几年的某某日,我们谈论的相关知识、背景、数据都无甚变化,这算不算一种失败的纪念?

新民新语

消费回忆

左妍

买一个怀旧玩具、玩一场儿时游戏、重温童年动漫……儿童节将至,以80后为代表的“超龄儿童”又开始怀旧了。当这份怀旧情结演变成现实的怀旧行为时,商机应运而生。淘宝上,一款以童年玩具为主题的大礼包,成本不过几元钱,售价被炒到百元以上,购买者依旧不少。这份礼包里,有我们童年时曾玩过的铁皮青蛙、竹蜻蜓、沙包、玻璃弹子等。当然,这些都不是当年留下的旧物,而是精明商家为了迎合怀旧热潮生产的全新产品。

有人说,80后已经进入集体怀旧的年代,怀旧零食、怀旧玩具、怀旧磁带……这一越来越升温的爱好,刺激出一条清晰、充满趣味的经济链。不卖商品本身,卖的是商品承载的回忆,这种以物理属性的商品为载体,销售其包含的感性内涵,或以回忆为卖点,引起一群人共鸣、继而促销产品的营销方式,我们称之为“怀旧营销”。现代社会,怀旧让大批人心甘情愿为之掏钱,难怪有那么商家致力于创造机会让历史和旧物重现,让人消费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时光。

前阵子,频频听说《葫芦娃》要拍成电视剧,“一根藤上七朵花”的故事,曾是不少人记忆里的经典。消息一出,却引来不少质疑甚至抵制。回想那些打着怀旧旗号翻拍的影片,有些穿上了华丽的3D外衣,有些动用了昂贵的特效,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以前的老版更好?每一部经典,都在文化创造上达到了一定高度,在那个时代凝聚着那一代人深刻的回忆。

近年来,主打怀旧的影片如雨后春笋,消费着80后对美好青春的回忆。轰轰烈烈上映的影片《同桌的你》遭来骂声一片,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画着李雷和韩梅梅的英语课本、大白兔奶糖、高考、游行、非典、911……这些关键词和桥段,的确曾经出现在我们的回忆里,但回忆绝不仅仅是过去物品和事件的简单罗列。

我想,有些回忆终究是无法被拿来消费的,当然也消费不起。那些被过度消费的回忆,终究只是矫情地亵渎了曾经的真心。



另有一「宫」

『看看像白宫,原是供出恭。耗资近百万,实在弄不懂。』一个形似美国白宫和国会大厦结合体的厕所出现在安徽某地,该厕所占地四百八十八平方米,耗资近百万元,引起人们热议。

潘顺祺画

辩证看待“惯例”

权威声音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们经常面对各种“惯例”。比如,“按惯例,今天的会议必须由一把手作重要讲话”,“按惯例,端午节每人发一盒粽子、一件皮蛋”,“商业城奠基开工,市里四大家主要领导参加剪彩,这是惯例”……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惯例呢?

好的惯例,要一以贯之地传承和发扬。《论语·学而》中曾子说“吾日三

省吾身”,这是古人修身立德的好惯例;每年春节,去福利院陪孤寡老人吃一顿“年夜饭”,这是不少领导干部关心弱势群体的好惯例;每个周末,回家给父母做一餐饭,陪老人家拉拉家常,这是儿女孝敬父母的好惯例。

不好的惯例,要旗帜鲜明地摒弃、废除。不好的惯例,有的是被“惯”出来的,明知不对不妥,没人敢站出来说不,慢慢地被大家接受,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有的是“跟”出来的,别人怎么做,我们跟着做,萧规曹随,随波逐流,“拿来”的

东西,渐渐成为惯例。铺红地毯、献花、夹道欢迎的接待惯例,“感情深,一口闷”的喝酒惯例,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的人情惯例等等,损害了党风、政风、民风。我们要以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勇于破除这些陈规陋习,冲破这些惯例的藩篱。

对于那些有损人民利益的做法,要及时纠正、“叫停”,不能让其蔓延发展为“惯例”。对于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的规定、制度,要坚决执行,使之常态化、长效化。(李荐国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自由谭

北京大学要成立“燕京学堂”,北大学者撰文质疑,认为从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本的介绍来看,北大并没有考虑清楚“燕京学堂”的定位。说到“燕京”这个名字,还认为“北大之于燕京,只是居其地,而未尝摄其魂”,并引用一位北大校史专家的话“北大有义务维护燕京大学的建筑,却没有义务延续燕京大学的精神”,评曰:“真可谓一语中的。”

我很理解这位同行的担忧,也羡慕北大有如此关心学校命运的员工。新办“燕京学堂”,的确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一是不要办成“校中校”,或者说得直白点,大学里的“租界”。

同时,我听说北大参加“燕京学堂”开幕礼的同事回来详细介绍

情况,至少在她的口气里,我感受到的都是由衷钦佩之情。

本来事物新生,易引关注,褒毁并至,司空见惯。然而,对于高等教育探索新型办学模式,愚蠢还是在论证充分、资源到位的情况下,多些鼓励与督促,好过当头一盆冷水。

我们的大学体制,本身就需要跟上时代发展形势,需要不断调整转变。说到大学,先前的烙印是“苏(联)学为体”,后来的倾向又是“美(国)学为用”,行政化程度过高,学术化在尚未完成基础巩固、无法彻底独立运作之际,又过早地“被”跃进到了“研究型”。这个过程中,最吃亏的就是学生。不少毕业生回顾

大学生活,对学习这个重要环节,充满遗憾。遗憾是必然的,因为在利益格局上,师生已经是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你盯着知识、技能、素养,我追着职称、项目、关系。更有极少数“学霸”,戮力于钻营,夜夜笙歌起伏、觥筹交错,唯达官巨贾之好是投,忘却了大学是道德渊藪、文章府第的根本属性。

北大办“燕京学堂”硕士班,直接把资源向优秀学生倾斜,旨在作育精英,更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以外的世界,这是把钱花在刀刃上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是对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导致的本科、研究生学位急速贬值的一种微观补救措施。

表达各种担忧,提醒主事者方方面面的问题,防患未然,以期有所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权利。然担忧不能化为阻力,仅仅因“燕京”一名之立,双语宣传材料表述不严谨合缝,就令“学堂”陪绑连坐,恐有失公允。

要说“燕京”,是地名,是古称,不是“燕京大学”注册的商标——开了“上海中学”,就不许“上海大学”存在?北大袭用,并不违法吧?称谓之争还是小事,重要的是,在“燕京学堂”的创立中,我看到北大求新务实、与时俱进的五四薪火在延续。所以,这盆冷水,万万泼不得也。

对“燕京”,先不急着一盆冷水

朱绩崧